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Violets and Jasmines**  
 By Yusu Koo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五初版



文學研究會  
 著作權  
 不翻印

（文學研究會叢書）  
 芝蘭與茉莉（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顧一樵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長沙  
 關嶺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 芝蘭與茉莉 後篇

(一)

清早起回家去，深怕把祖母在睡夢中驚醒，反覺不安，我在車站等了好久，看看時光已過七點，方始押運行李回家。到家一敲門就開了。祖母呢，已經在佛堂唸佛了。祖母看見我迷迷笑著，因為一遍經還沒有唸完，我叫了祖母一聲，也不去擾她。等一遍經唸完了，慈愛的聲音問我：『明兒，怎麼這時候纔來呢？』火車不是五點鐘就聽見過去了麼？』原來祖母早就聽見火車到了。她又說：『你信上不是說明天早晨到家麼，不過今早火車過去，我已醒了，我忽然覺得你就要來了。等了一個半鐘頭還不見你來，纔到佛堂來的。』我還是帶著孩子氣同祖母說：『回頭再唸佛吧，少唸了下次補也是一樣。』

祖母連忙問我餓不餓，我說在車上吃了白糖甜粥了。祖母笑著說：『白糖甜粥一定配你的胃口。』我笑著點點頭。祖母怕我一路辛苦，催我去睡，我却 unwilling 拋棄這初到家時最甜美的一

刻。

我向祖母一同吃早飯，家鄉風味，當然使我十分滿意。

祖母看見我又黑又瘦，她說我真成了北邊蠻子了。她問我學校裏飯菜怎樣，以及飲食起居種種瑣事。她說身體要緊不要省錢自苦，弄得瘦到這樣，眼睛凹裏都那樣深了，頰骨都高出來了。我就說平時並不那樣瘦，新近大考，加以火車上磨了兩夜，也許形容憔悴些。

午飯後就到姑母家去，路上遇到我渴想的芝妹了。芝妹正到一個外國女人那裏去讀英文，她這樣回答我短促的疑問了。等她說完，兩輛洋車已經離得很遠。我覺得她一定要問我幾時到家的，我就遙應了一聲『剛到家』。我們彼此都忘了吩咐洋車夫停車，所以洋車夫竟不讓我們多談了。

一直到了姑母家，姑母正忙著呢。我看見有染好的紅蛋，有裝就的喜糕，還有些紅綠色的核桃花生及許多零碎含有特別意味的點綴品。我悟心縱慢，也猜著幾分了。

原來妹妹還沒有出閣呢。我回家又趕著吃喜酒了。何等的不幸啊！這些事偏要在我眼前發生！我難道真怕看見這種事情發生麼？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這些話何嘗不是失意人自己安慰自己的話。然而這些確是妹妹安慰我的話。無可奈何之事，我們不應當低頭愁眉去承受，我們應當像不怕死的好漢，唱著山歌仰著頭顱去受死刑。所以我又何必懼怕呢。事情要發生的總是要發生的。不能挽回的就永遠不能挽回了。

姑母正忙著張羅呢，約略談談，我也找不出話來講。我連問一問妹妹吉期的勇氣還是沒有。我起初還疑心妄想，希望妹妹就回來可以相見暢敘。等了一會，漸漸覺得不敢見妹妹了。有什麼話可談呢？我們終於隔膜了，我們再也不能像小時候那樣隨便依戀著。她是她，我是我了。打散了孤鴻，再也飛不到一起了。

越想越無所措手足了。心亂如麻，頭痛不堪；只得趁早告辭。臨出門的時候還深怕妹妹歸來觀面相逢。妹妹一定上完課就趕回來了，我這樣想。可是安知她不像我一樣沒有勇氣見我呢？！誰知道啊？

次日早晨我就同祖母談結婚問題。我陳說了許多早婚有害晚婚有益的理由。祖母仍舊堅持「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急得無法，只好把男女結合貴有愛情的一套話說了。祖母倒也很開通，就說：「那麼你同慧小姐就通通信見見面自然就認識了。好在慧小姐也在學堂裏的。」我也不接談這一層，只說年紀還小不妨從緩……

祖母聽見我以年幼爲辭，就說：

「你今年十九歲了，可也算不得小了。何家的少爺今年纔十七歲，十月初十也就要辦喜事了。」

我不知道何家是什麼人家，聽得莫明其妙，不由得問一聲：「何家是那一家？」祖母詫異地說：「何家就是住在北門的那一家新親……」芝兒的姑爺今年纔十七歲，你不知道麼……」說到這裏，祖母似乎想起了什麼來。接著說：「不差，你還不知道呢。這是新近纔定見的。今天是廿七吧！這個月月小，廿八廿九就到初一了。初一送求允帖，男家就連吉期帖都那天送來。日子好像定的

是十月十日，好像是哩……」

我聽了實在莫明其妙。怎麼現在纔送帖呢？這門親事不是去年秋間就說的麼？那時候不是姑丈急着要定見，祖母還上觀音菴求了上上籤麼？怎麼事情延挨到現在呢？嚶呀，去年說的不是姓彭麼？怎麼又改了何家呢？彭家不是什麼都好麼，菩薩不也說婚大吉麼？這可不明白了！躊躇了一會，終究要開口問：『那麼彭家呢？』

祖母歎了一聲說：『說起來也話頭長。去年不是說的彭家麼？事情都快成了，可是彭家不知請了那一個瞎說瞎話的算命瞎子占了一占說什麼芝兒命硬，將來恐怕要尅夫。他們的寶貝心肝，自然差不得一點兒，連忙就把年庚帖子退回來了……』

我聽著不由自主地稱快。好闊的彭家啊！你們本來沒有福氣要我的芝妹！接著祖母又說：

『從那時候起做媒的絡繹不絕，然而總找不出雙方合適的。直到這個月初纔說的何家。現在纔算定見呢。姻緣要巧，這一次還算好……』

真巧啊！我禁不起聽這段可悲可泣的情節啊！『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我親愛的芝妹，幸而不爲彭家所奪，我竟還忍心讓我妹妹再爲人所劫麼！該死該死！我既愛妹妹，而不知護妹妹，我既愛我自己而不知爲自己着想，我負了妹妹，我誤了自己！事原來可以如人意，而我使之不能，我之罪惡豈能磨滅於萬一然而赴湯蹈火，又何足償過失於萬一呢！你還敢說：『事已如此，夫復何言』麼？你就是因爲把夢幻泡影當作『事已如此』，錯過了千載一時的機會，弄到這步田地！一失足成千古恨無情的我啊！不智的我啊！家書傳來我怎樣就抱着無謂的失望！我不能防患於未然，預先厄心這種奇巧姻緣的發生！我恨我不能早澈底地愛我的妹妹！我恨我不能把虎口餘生的妹妹早就奉爲一生膜拜的對象！我恨我沒有勇氣把我所希望要實現的成爲有實現的可能！唉，我真負心啊！妹妹信中不明明說：『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麼？這明明是自恨恨我之意，我怎樣竟不覺察。原來事可以如人意，而使我親愛的妹妹失望者就是連信都看不懂的我。唉！傷心語一字一淚，我難道竟不覺得字裏有淚麼？

去秋離家我卽以爲芝妹定爲彭家所奪，當時竟無絲毫勇氣，準備廝殺。到校之後，便以爲萬

事全休，遂致百念俱灰。懦夫啊，你怕聽你妹妹出閣的好音，你竟不敢於家書中一詢究竟！你也太信菩薩了吧！你真以為菩薩說婚大吉就一定成就麼？

唉！何顏再見我親愛的芝妹！

鋼刀啊！麻繩啊！門前的溪水啊！車路的鐵軌啊！那一樣不願意親近我呢？

懦夫啊！這樣就算了麼！

(二)

第二天的早晨，依然從夢裏醒來。

我堅決地同祖母說：『婚姻一定要有愛情，我同慧妹無愛情可言，婚事又從何說起？』

祖母從不會想到小孩子有十分反抗的舉動。她並不覺得這幾句話的分量。她祇說：

『事情總要早辦纔好，並且日子已經定好，不宜乎改變的。又況你今年十九歲，最好沒有，過了今年，就要到二十一歲纔大吉大利。你明年不是就畢業麼？今年還嫌早麼？明兒啊！一切的事你不用管，年假時候回來一趟就完了。』



我告訴祖母說我要出了洋回來纔結婚呢。我說沒有讀完書就結婚最不相宜。

祖母聽著似乎有出乎意外之驚訝。

「怎麼要出了洋回來呢？那樣夜長夢多又要幾時呢？你難道不想想我怎樣風燭之年朝不保暮的麼？」

祖母流淚說著，我也不禁淚珠滾滾。唉！年老的祖母，不知我何日可以圖報！五六年後祖母當更老得不堪了。萬一我離國之後，祖母有什麼病痛，更叫我怎樣呼天求地！我竟已在預想到將離祖國的一天。無情的太平洋，挈我東流，不知幾時纔送我還鄉呢？一年遠遊京華，已使祖母倚闥，望眼欲穿！唉，不堪想啊！硬著心腸，拚將淚灑太平洋吧！

祖母却柔聲地撫摩著我說：

「明兒，就那樣辦吧！」

我也不忍再辯，只好暫時不提，容後從長計議。姑母不是最體恤我麼？我該在姑母家陳述我的意見，姑母也許會幫我解決這個難題。

六月初一就是送帖的吉期，祖母先坐轎子到姑母家去了。這種事情，老人家最喜歡不過。我只說要寫幾封給同學的信，到吃飯時候再去。

我有什麼感想呢？我該有怎樣的感想呢？懦夫啊！你不配靦顏在人世，就這樣算了麼！自私的我，却因為不貫徹無勇氣而陷到這種地步，夫復何言！可愛的芝妹啊！我本無福消受你做我終身的伴侶！何子勝我萬倍，則我當為吾妹賀。自私的我幸而失敗，否則我固庸碌，從害吾妹，又豈相愛之夙願。好了，什麼都解決了，我只希望我親愛的芝妹將來得到生活的愉快，那我也心滿意足。我不讓我自己自私，我不能早有決心宣布終身奉仕吾妹的誠意，我只該如此。我希望妹妹還能容我時常表示我的愚誠，盡我微薄的絲力以報生平未償之願於萬一。

還有什麼懼怕呢？我將高高興興吃夠了喜糕，再多帶些紅蛋回來。我應該誠心祝賀我妹妹將來的幸福。還有什麼惆悵呢？要發生的事情，終於要發生的。只希望發生了以後，格外滿意，則事之不復盡如人意者，又何嘗非天之所以福吾妹。芝妹啊！不要耽憂！你一定會滿意的！你的前途無

限量，你能讓我祝賀麼？

胡思亂想了一陣，漸漸勇氣增加了，倒自恨爲什麼遲遲不行。

一切的繁文俗禮，我縱不覺得觸目傷心，也不足以引起我瞻望的興趣來。

妹妹却在書房裏依然讀她的書，有若無事。她正讀莎士比亞樂府 Romeo and Juliet 的故事。那時節正是 Juliet 倚窗夜語，毫不提防花果園中 Romeo 隔樓有耳。兩家原屬世仇，故 Juliet 對月私語，有『羅米阿啊！羅米阿啊！羅米阿你在那裏棄乃父，易乃姓，爲我之故；你若不然，而猶爲我所鍾愛，則我將不再爲你仇人之女。』妹妹正唸這一段呢！我還想接著領略吾妹複誦 Juliet 的情話蜜蜜，而妹妹已經覺察有人，趕忙回過頭來。我們的視線接觸在一起，她很自然地同我說：『好，明哥來得正好，我這一段正不懂呢！』她拉我坐到她的旁邊，我欣然問她讀到什麼地方，她說這一本剛讀完，現在又從新溫讀一遍。我忽然想到在校讀莎士比亞的戲，同學各人擔任一個角色的話，對語煞是有趣。我同妹妹說了，妹妹也高興得了不得。她說演戲很有意思，在北京時候她

學校裏演什麼夏夜夢 (Midsummer Night's Dream)，她那時可惜英文程度還不夠，不能參與。我說那麼我們隨便挑一個地方起始吧。我丟眼看到 Juliet 爲 Romeo 冒險越牆而就愛，Romeo 的答話我就唸：

“Alack, there is more peril in your eye,

Than in twenty of their swords.

Do you but look kind upon me, lady,

And I am proof against their enmity.

Better my life should be ended by their hate,

Then that hated life should be prolonged,

To live without your love.”

(唉！你的眼睛比他們二十把尖刀利害得多。淑女啊！你但慈惠地看着我，他們的仇恨就不足以傷我。我甯可受他們的仇恨而終，不願可恨的生活，沒有你的愛而再延長。)

底下該是 Juliet 說話了。我眼望一望妹妹，妹妹也就照着唸：

“How came you into this place,

And by whose direction?”

(你怎樣會到這裏來，又是誰指使你來的呢?)

我只唸了半句!“Love directed me.”(愛情指使我的)妹妹撲嗤笑出聲來，我停了望她，正像莎士樂府本末裏描寫的一樣，妹妹臉泛紅了，可是我僥倖得多，雙頰的紅暈，沒有被黑暗遮掩，我竟看見了。妹妹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的羞怯，她望著我說：『明哥，書上儘是些愛情的說話。』我們默默對坐了一會，我們覺得彼此沒有絲毫隔膜。至少我覺得現在我們都可以有格外純摯的愛情了。我們的愛情，並不因為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而減少。我們反而因為如此發生一種格外神聖格外純潔的愛。我們因為彼此的遭遇格外有同情心。我們精神上的了解，因為表面上的離散而益堅固。

我固不能據她爲己有，她亦不能要求我作她終身的伴侶。我們終於要分散的，我們不久要隔膜了。可是這一刻呢，我們分外密切分外關心。

難道彼此結婚以後，我不能保持一向從小到大純摯的愛麼？我不信我們會因婚姻而增隔膜。至少我這樣希望了。

飯後我就同姑母談晚婚問題，姑母倒是極表同情，稱讚我志氣好，但是她也想到祖母年高，未免爲難。她聽了我『男女結合，貴有愛情……』的話，點頭說：『論理也是這樣好！那麼好在我們是老親，慧小姐又在學堂裏的，你們不妨先通通信再說……』

我想好歹事情是這樣，不會再有大變化了。經姑母再三勸我，我也就答應同慧妹通信。然而愛情不是能勉強的，硬要發生，是多麼不自然啊！通信似乎很容易，可是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姑母還同我說：『慧小姐我們都看見了，相貌也好，人品也好，並且很用功讀書。明兒，我看是很好的，你也不要太嫌人家……』

姑母是不會騙我的，她總不致於像哄小孩那樣哄我。可是才貌雙全的美女子，我有沒有資格去匹配，倒是我所疑慮的。芝妹的命運全靠著幾個紅帖子送來送去。我呢，不也在強奪慧妹作我的伴侶麼？我固無福要芝妹，也未必配要慧妹啊！世界上的慘劇就這樣隨便發生的麼？許都是這樣隨便發生的，那我更莫明其妙了。

臨走以前妹妹竟告訴我蘇州遇見慧妹的情形。我纔想起那書信來，信中的一字一淚，重新現到面前，含著一種新的意味。我趕忙在妹妹面前作重要的聲明。我震顫地說：『妹妹，今天的事，我今天纔曉得啊！我只當這是一年前的事啊！』

妹妹聽了，微微笑着看我。

告別的時候，她格外親切地送我。

(二)

慧妹同我不知幾時見過面的，我想不出她是什麼模樣兒。我腦經裏絲毫沒有她留下來的印象。我們一向不來往，叫我又怎樣寫信要求她愛我呢？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情，我是最恨不過的。兩位老人家好意要把我們倆撮合在一起。慧妹固然不曉得我，她也許因為不忍拂老人家的意，纔默默無言，心中正未必願意。她也許同我一樣，讓她寫信給我，不也像我寫信給她一樣的不自然麼？她不願意寫信，而我要求她，她即使因為名分上的關係勉強作答，那又有什麼意味呢？總之，強迫人家最是不對，尤其是違背神聖的愛的律例。

然而事情不得不那樣辦。我們彼此縱不滿意。早晚也一定得結合在一起。我想庸碌的我，當然已是三生有幸，無可怨尤，可是誤了人家，中心豈能自安。沒有法子，我只得勉強寫一封信去塞喧幾句，以爲彼此稍得了解的導線。現在的時勢，我們只好從不如意中求差強人意的而已。

幾次思量，幾番易稿，纔寫了以下的幾行。

「慧妹青睞：孩時一別，於茲十載，不獲相見，悵何如之！曩者太姨母欣慶古稀，明遠寄京華，恨未能登堂拜賀。家書頻傳，藉譔吾妹佳况；乃好音忽殞，欲以舊姻而新結朱陳之好。庸碌之才，豈敢遂膺乘龍之選，再三稟陳，想已獲辭，乃家祖母深感太姨母之盛意，不爲轉達，終至於今。然而中心慚悚，未嘗一日忘也。」

明也不才，未能免俗，曾未嘗一通衷曲，悔恨曷極！但男女結合，貴有愛情，愛情之生，端賴相知。欲圖相知，則通信之舉，實屬刻不容緩。明爲前途利益計爲永久幸福計，不得不作此冒昧之舉，幸勿以輕薄見笑也。



假內有暇，祈賜玉音。冒昧上書，諸希鑒宥千萬。敬布腹心，順頌時祉。  
明遠手啓

寫完了信從頭至尾看了幾遍，總覺得這種信是很不自然的怪物。古往今來恐怕沒有過這樣的寫法。歐美自由戀愛最通行的地方，決找不出這樣的一封信書來。就是在現今中國，我也希望這是獨一無二的。但是，這可以算得是情書麼？神聖的愛，就這樣隨便遭踢麼？愛情豈是隨便能發生的，又豈是理智的一種作用！我因為別人要讓我們將來在一起，我覺得通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什麼『爲前途利益計，爲永久幸福計』，不是說得明明白白麼？這樣算是這封信的動機，較之於羅米窩 Romeo 說的『愛情指使我』怎樣？哈哈！什麼情書！這纔是自騙自呢！

信上說了一大套『男女結合……』的話，我覺得最無謂了。『男女結合，貴有愛情，』好一個大前提啊！後來說『愛情之生，斷賴相知。欲圖相知……』結出通信之必要，多麼言之有理。然而有了愛而通信，斷乎沒有這樣說法的。我記得有一位詩人唱過：『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 For 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毋思告乃愛兮，愛其不能相告兮。）那麼明明白白地大聲疾呼說我

們通信吧，通信就是愛，該是多麼無意識啊！

剛寫好了信封，芝妹却來了。她每天下午不要上課麼？怎麼這樣早就來呢？我疑是夢中。芝妹却真來了！她看見我正在把信裝進信封去，她問我：『是寫給慧妹的信麼？』

我點點頭，就把裝進去了一半的信抽出來遞給芝妹看。她接在手裏，只笑著說：『我看不懂的！』看到第一段的末尾，她不由自主地問我：『你真再寫信回家辭去的麼？我們怎麼都不知道，外祖母也不提！』我很鎮靜地回答：『老人家自然不提了。我寫了好幾封信回家，來信裏却絲毫不提，我還只當辭却了呢！直到新近纔曉得十二月十二簡直就要辦喜事呢！』

她似乎露出深思的神氣，却仍舊往下看。我竟不敢望她，因為我知道她看了『男女結合……』的那一套費話，別有一番感觸的。料想她看完了，我就問她：『你看這封信怎樣？』她笑著說：『你這樣一片大道理，叫人家倒也難辦的。』我還一定要問妹妹關於回信的推測。她說：『我想回信是會有的，可是看怎樣的回信……』

她轉眼看見牆上的月份牌，上面嵌著一張名畫。母親抱著小孩子，小手捧著慈母的雙頰，小嘴正喂著母親呢。妹妹稱讚畫好，並且笑著問我：『這叫什麼？』我只笑而不答。

後來我們又談到莎士比亞的樂府了。我問她威尼斯商“Merchant of Venice”讀過沒有。她說原本還沒有讀呢，大略的情節倒從莎氏樂府本事裏看過了。

我指給她最有名的一節看。就是當 Bassanio 雀屏中選的時候，Portia 同他說的一段話。

“..... though for myself alone  
I would not be ambitious in my wish,  
To wish myself much better; yet, for you  
I would be trebled twenty times myself;  
A thousand times more fair, ten thousand times  
More rich;  
That only to stand high in your account,  
I might in virtues, beauties, livings, friends,  
Exceed account; but the full sum of me  
Is sum of—something, which to term in gross,

Is an unlesioned girl, unschooled, unpractised;  
Happy in this, she is not yet so old  
But she may learn; happier than this,  
She is not bred so dull but she can learn;  
Happiest of all is that gentle spirit  
Commits itself to yours to be directed,  
As from her lord, her governor, her king."

我讀完了一遍，還同妹妹講這話的大意。

『Portia 說她雖然自己不很奢望，但爲愛 Bassanio 之故，希望她自己格外美，格外好，格外富。她縱然美好而有資產，而她實在是一個沒有受過充分教育的一個女子；幸而她還年輕可以學習，更幸而她不是天生的愚笨還能學習，最可喜的就是她的柔心願意受 Bassanio 的教導指引……』

妹妹認爲這一段話很好，她不止地稱讚莎士比亞的天才。

我又同妹妹講了些補習英文的話。我告訴她多讀多看是長進英文唯一的方法。我說外國

的文學書裏小說最多了，詩同戲劇，初學都難入門的，像莎士比亞的文筆，我們那裏就學得到，所以現在還是多讀些小說，英文自然會長進的。

妹妹就問我：『那麼讀莎士比亞的沒有益處麼？』

我連忙回答：『自然有好處。可是莎士比亞樂府算是外國的古文，好些文法字句都是特別的。外國現代文學家很多，他們的作品也都不差，並且比較的容易得益些。就是許多英譯本也極有價值。』

逢巧我書桌上擺著的有三本小說：一本藍皮的是哈提 Thomas Hardy 的“Return of The Native”，一本綠皮的是冷姆生 Knut Hamsun 的“Pan”，一本淡紅色的是佛朗士 Anatole France 的“The Red Lily”。我還把這三位小說家大略介紹了一下，妹妹欣然要借紅蓮 (The Red Lily) 去看，她稱讚那個名字題得好，

(四)

在家無聊，不免就想到公園去走走。荷花又含苞將放了。記得去秋來賞殘荷，現在却又正在

欣欣向榮之時呢。殘荷却是快意時候賞的；嫩綠的荷錢，粉紅的花苞，只讓我於無聊中憑眺。荷花池啊！你每一個夏天不知要換多少個花樣。現在遊園的人還少，漸漸地却要增多了，終至於成羣結隊，滿園儘是些嘈雜的聲音。

修剪得很整齊的冬青樹，圍著綠絨似的草地。樹蔭深處，有遮不住的茅亭。

信步繞來，賣茶的竭力邀我入座品茗。我不由自主跟著他走到一張茶榻旁邊。茶泡好了，我還沒有喝幾口，想起今天天氣這樣好，公園又這樣幽靜，何不去招姑母同妹妹來呢！我匆匆忙忙，付了茶資，格外多給些小賬，預備停一會來他可以招待得特別格外好些。

洋車飛快地跑到了姑母家的門口。姑母問我從那裏來，我只說從公園來，卻還沒有就提邀姑母同遊。我問姑母：『妹妹上課還沒有回來麼？』她告訴我：『今天下午四點那個外國女教員請她到家裏去吃茶點，所以還沒有回來。』這時候剛巧四點十分，平常妹妹一定可以回來了，今天却剛不巧。

我想茶話會也費不了一個鐘頭，等一會妹妹也就回來了。我同姑母閒談，姑母問我蘇州的

信寫了沒有。我就告訴她信已經發了一星期，還沒有回信呢。姑母說：『這個本來也很費事的；不要說別的，就是你芝妹寫信也是很懶，我幾時催她寫封給你姑丈的信，她總今天推明天地延挨着。』我接著歎聲說：『強人所難，本來不對的；人家不願意寫，那有什麼法想。』姑母知道我心裏煩悶，安慰我說：『不要着急，慢慢兒信就來了。』芝兒同她在蘇州見面，她們倆很要好的，後來也彼此通信，我回頭讓芝兒寫信去說說好了。』

我本來願意等妹妹，姑母又留我吃點心，樂得多坐一會。看看快到五點半了，還不見妹妹的影兒。我想時光不早，要到公園也嫌晚了；又況出門時候沒有同祖母說明上姑母家來，多耽擱也不好。我告辭了，歸路洋車走過公園的門口，我只得向公園望了一望作抱歉的表示。

一到家祖母就告訴我說：『芝兒剛纔來了，坐了一會剛走的。』我說：『原來妹妹散了茶會到我家來的。』祖母還說：『芝兒從她女先生那裏來，還帶給我兩塊外國點心呢！』

我現在纔明白爲什麼久等不來。我詫異地說：『我剛纔從姑母家回來，可是路上怎樣沒有碰見呢？』祖母告訴我車路有兩條呢，我纔放心並不是我頭昏眼花，以至於迎面不相招呼。

隔幾天我到姑母家去，妹妹同我商量赴滬就學問題。她說在家補習總不如學校的好，並且那位外國女教員不久要搬到杭州去，另外找一個是不容易的。我仍舊像多少年前一樣的不熟悉上海女學堂的情形。我把報上見過的幾個女學堂的名字想起來說給她聽，她問我那一個學堂好些，我無法回答，只說比較比較各校的章程再定見吧。

妹妹告訴我說慧妹今年在蘇州中學畢業，也該考上海的學堂了。她說要能同慧妹在一個學堂讀書，那最好了。我想一個中學纔畢業的學生，考得好亦不過插入正科一年級，妹妹程度好得多，自然會插入高班的。我當時有些氣忿，就說：『中學畢業就算好了。我又想假使慧妹一字不識，我又怎樣。所以中學畢業實在也算不差了。可是妹妹誠懇地同我說：『讀書是讀不完的，慧妹那樣好學，一定要進大學纔好。』她這樣說法，倒好像我不讓慧妹進學堂似的。她滿腔熱忱地同我說怎樣該進學堂，我也佩服妹妹的見解，因為她不但自己知道用功讀書，還說得出讀書的真實價值，領略得到讀書的真樂趣。



我笑著同妹妹說：『我同慧妹又不認識，你儘同我說又有什麼用？』妹妹詫異地問：『怎麼？你不是同她通信了麼？』我還是笑著說：『往而不來，那有什麼法兒……』我想起姑母答應過讓妹妹寫信催促慧妹的，就接著問：『妹妹，你沒有替我寫信去麼？』妹妹微笑回答：『那天早寫去了。這封信真不容易寫，可是爲了你，自然應該盡力的。』我也想這確是一封不容易寫的信，虧得妹妹。我問妹妹還記得信裏的話否。她一面開書桌的抽屜，一面同我說：『這封信可費了事，我還起了草稿寫的。』

在一張淡綠色的梅花箋上，寫的是：

『慧妹惠鑒：久疏奉候，未識起居奚似。明哥新自京回，曾上一書，諒早邀青睞，迄不奉覆，深以爲念。竊思雙方能交換意見，實爲至善，異日爲愛情之結合，可以預賀。吾妹博撫新學，仍泥於舊俗乎？深望卽寄幾行，免得人家望眼欲穿也。』

吾妹今夏卒業蘇中，自宜繼續入學。姊以爲讀書爲人生最樂之事，終身不厭。吾妹好學

性成，斷不致一得自封。姊秋間擬赴滬就學，如得吾妹同在一校，當爲快事。明哥亦主張終身求學，翌夏且將遊美，異日吾妹接踵而渡太平洋，會看新大陸又多一中華女子，姊爲吾妹祝，亦爲明哥賀也。

明哥囑代致意，並盼玉音隨暑雨頒來，以慰有情人渴念。順布愚忱，卽頌文祉。

芝瑞上言

字裏行間充滿了無限的熱忱，我十分感激妹妹爲我出力。她知道我心裏希望慧妹有高深的學問，我的希望倒成了她的希望。她爲了我希望慧妹繼續入學，希望同在一校盡指導之力，又希望把慧妹送到黃浦灘邊渡太平洋而去。妹妹也未免太好意了。她不言爲了我自然應該盡力的麼？她是怎樣一個不自私的女子！她真是我的親妹妹了，她這樣關心我，這樣關心我還沒有愛過的未來伴侶！

她問我寫得怎樣，我真誠地說了一聲：『謝謝你！』妹妹撲嗤笑了，還說：『用得著你謝麼！』

她說這兩天該有回信給我了，忽然她要緊緊地問我近來又寫信去沒有。我並沒有那樣辦。她怪我爲什麼不寫第二封信去催一催，她說：『人家接著你第一封信，不好意思就寫回信的。你不記得……』說著她信手翻開莎士氏樂府本事 *Romeo and Juliet* 的一段給我看，『你不記得這一段麼？』

正當 *Juliet* 對月自吐腦襟之後，忽同 *Romeo* 交談，*Juliet* 極欲效貴家女子故技隱藏其真心的愛而有所不能。本事裏描寫得真好：

『……她 (*Juliet*) 極願收回她所說的話，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她極願泥守禮文，讓她的情人遠遠隔著，像謹慎女子的慣例；先皺眉蹙額，剛愎頑固地與求婚者以嚴厲的拒絕；她們端莊而羞澀地站開，離了她們所最願意的地方，使情人不以爲她們過於輕佻易爲所得；因爲成功的艱難增加對象的價值……』（見本事二六四頁二六五頁）

妹妹勸我再寫封信去，我也覺得她想得合於情理，一味怪人家不開通也不對的。

又要寫一封無話可說而不得不找話說的信了。我把上一次的信稿翻出來看，我覺得我的話也盡於此矣，還有什麼可寫的呢！不差，妹妹勸我寫信，不過是形式上的事。頭一封信寄了二十天了，現在慧妹接了芝妹的信，就是想回我的信，也覺得相隔的日子過長，不好意思忽然來信。好吧，只好再寫幾行了！

夏天的晝間正熱，汗流滿面，手染到信箋就會把字蹟弄模糊了。夏日寫信是苦事，尤其是這一封信。

終究寫好了，我想這也是很可紀念的信，一生再也寫不第二封的，就又抄了一個底稿：

「慧妹賜鑒：前上寸箋，不識已邀青睞否？男女結合之旨，前書不揣冒昧，已略陳述。實則雙方欲結秦晉，聯絡本不可少。或爲泥於世俗之見，囿於迂腐之論，終不敢略有表示，遂不能早得諒解，而種種因果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豈不可痛庸碌之才，蒙太姨母大人輕將掌珠相許，隆恩厚誼，感激無涯，更有不敢緘默者矣。」

溥著悶人，懶於執筆，人同此情，豈敢相強。得書後，吾妹肯一賜覽，則幸甚矣。若能錫以短札，使知該書得抵粧次，是所尤感。揮汗草此，不盡欲言。端布，順頌暑祉！

明遠上

此書投到，不知又害弱女子幾千萬次柔腸迴轉。出人意料之外者果何在呢？我不願作如此想。慧妹何不幸，盛夏而復聆人之喋喋不休！思之重思之，欲告罪而無從。

(五)

歸結郵差遞來了一封寫著『蘇州張絨』的信。事出意外，而又爲所渴望者，欣喜自不必言。拆信看了幾遍，也不管說的什麼，只覺得接信的快慰。

夢中醒來，牀頭一無所有，但是『蘇州張絨』的幾個字，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一切願望，夢裏實現了，是最省事的事，本來夢裏實現同真的有什麼不一樣——也許夢裏實現的要格外美滿的多。其實接到蘇州的信，也是一件很可耽愛的事。信裏包含著種種神祕，引起了種種波紋。並且這封回信同我寫去的信一樣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創格。世界上的大自然中，竟有這樣不自然

的事情發生，然而不自然能漸漸融化於大自然中，是萬一的希望。

夏間涼爽的天氣不易多得，趁此時光遊惠泉勝景最相宜了。姑母雇了一只小船，預備請祖母去遊惠山。祖母因為暑天的緣故，精神總不好，天氣涼快些，正預備養息養息，不高興去。我走到河邊，看見一只極精緻的小船，船裏有藤榻藤椅放著。遮太陽有布幔。兩旁綠漆的卅字欄杆映著碧水襯出純白的桌布，淡黃的藤椅同有紅花黑字的茶壺茶杯。又搬下去了一個大西瓜，旁邊放著鸚鵡式的銅刀同各色洋磁的調羹。

我欣然跳下了船，隨後姑母同妹妹也上了船。西瓜是我最喜歡吃的，一路吃了不少。姑母同我說：『我們幾時再遊鼉頭渚吧！』我祇是露著微笑。妹妹插口說：『天涼些再說吧！舅婆怕熱，這兩天總不會有興致的。』

黃埠墩好像沒有留神經過，一葉片舟却已向著寶善橋駛去。前面山光在望，叢林疊翠，託出寺宇的屋頂。龍光塔看得清清楚楚了。記得小時候到破塔中放爆竹，嚇得頂上的小鳥四散分飛，

煞是有趣。

登岸先至二泉亭，趙孟頫的筆蹟指給遊客看。天下第一泉就在於此。因為各人有各人心目中的第一泉，對於這個規定似乎沒有人抱過不平。一方一圓的泉，我們從小就看慣了，小時候常常拿小制錢擲在泉水裏看旋轉。還有喝泉水茶的時候，把銅元一個個放在茶杯裏。水面看出許多還不外溢，——這些都是小孩時候覺得泉水茶特別有趣的地方。泉亭的前面有一個水池，龍頭不住地放水。池裏有水青色金黃色……各色的大金魚。這些差不多是我每次遊惠山所要看的。魚不住地游泳，非常活潑，有時候翻一個身，水花高高的濺起。

寄暢園是一個幽靜的所在。古樹參天，青苔滿地，有竹亭，有茅籬，有涓涓的泉聲。倚山爲壁，十分古雅，池中堆石成堤，景色尤佳。

徘徊其間，我所最耽憂者就是深怕雲那間現出一對戀人來引起我的心頭鹿鹿。「這纔是一個浪漫的勝地呢，」有人這樣說過了。但是這時候我決不願意有人把池畔邊樹蔭深處佔據了。我終於不願意到那裏去了，我們也不向那裏走了。竹樓茅亭，強留我們來領略山景，飽餐秀

色。此處有清香的泉水茶，可以解中心之深渴。

偶爾獨自徘徊，聽八音之泉聲，良久良久。泉聲奏著和諧的律呂呢！石子間迸出來的聲音是愛人的呼聲麼？我終不肯信了！

妹妹果然同我一樣的小孩皮氣，她也穿過了竹林，尋到了玲瓏石後八音泉畔。我看見了如夢如醉，只當是美人石的情影映在水裏射到昏迷了的醉眼來。妹妹拍著我的肩頭說：『明哥啊，你怎樣看呆了呢？不記得龜頭渚之遊，你還笑我癡麼？』

我只回答：『對此美景，能無神往！』妹妹微笑許之。靜默了一會，妹妹轉身走開了，我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跟著她穿石洞，繞曲徑，過堤邊，經樹蔭深處，而回到姑母在等著我們的竹亭裏。

斜陽掛在山頂，滿天的紅霞，指示出明日的炎威。然而欸乃聲聲，河風徐來，但覺心曠神怡，猶如甫自泉水中出浴，不知城郭之在望。

嗟！啓行何欣欣，歸途乃頓生無窮之悲憶。每逢良辰暢遊，其先有無窮希望，卽有無限樂趣。及至事已過而情將遷，便覺十分依戀，有不忍遽捨之慨。龜頭渚啊！惠泉山啊！何莫非心愛者啊！欣然



而遊，遊亦欣然，遊罷而悲來，誰實爲之！每見夕陽西下，而誦“Every day we live, A day we die”  
（我們每天生活着，但總有一天死去）之句，卽有同樣之感。啊！人們的悲哀啊！不斷的牽連和依戀  
啊！

門牆在望，又牽動了舊遊的種種情景。姑母家來的次數不少了。小時候跟祖母來坐的是轎，長大了有時信步向這裏走著，有時雇一輛洋車急匆匆地趕來，可是還沒有坐過船呢！船靠到門前了，我同姑母說：『這還是我第一次坐船到這裏呢！』姑母笑著說：『你不會記得了，從前祖母帶著你遊惠山，船走過總靠在這裏來讓我下船。你不還看見你小時候在惠山的照相麼？那一次回來船靠到這裏門前還把你抱了上來——那是第一次你到這裏來呢！』原來小時候我到那麼大纔到姑母家的，我們照相的那一天，還正是這個紀念日呢。妹妹聽見了，倒好像還記得似地插口問：『是不是就是我第一次遊惠山的那一天？』姑母笑著說：『是的，明兒也沒有遊過惠山，那也是第一次，你們倒好像約好了去遊的呢！』

姑母要留我吃晚飯，我也答應了。飯後就在院中乘涼，忽然遞進一封信來。妹妹說每天郵差真準，要有信吃過晚飯剛到。她一看信面，就知道是那裏來的，連忙拉著我一同到燈光底下去看信。我只當是姑丈的信，也很熱心地去看。姑母看見了問：『芝兒，南京的信麼？』妹妹却笑著回答：『蘇州的信呢！』

我也看見紛紅信箋上娟秀的字蹟，一猜使知是我所不想看見而又要看見的字蹟。芝妹把信箋移近我面前些，我大略看清楚了。信上寫的是：

『芝姊賜鑒：奉書敬聆種切，承吾姊關懷入學，感激莫名。今夏卒業蘇中，母校聘任教職，家祖母愛妹彌篤，亦以近便之故竭力慫恿就事，妹正覺爲難，無從取決。今接姊書，恍然自悟，深悔學識譴陋，曾不能確定志尙。會當商之家庭，以圖追隨吾姊，常親教益，所云通信事，妹自慚才疏學淺，期期不敢，乃蒙吾姊懇勸啓導，敢不拜命。臨穎神馳，無任心感。耑覆敬頌暑綏，並祝姑母大人健康！』

『慧娟』

妹妹看到『敢不拜命』句，特地指給我看。妹妹說：『好了！趕緊回去吧，蘇州的信在等著你呢！』我當時中心鹿鹿，幾乎有馬上跑回去看信的熱忱。可是一轉念覺得看蘇州的信又何嘗是真正的快樂呢！有不自然的因，自然有不自然的果。我寫去的信是怎樣寫的呢！蘇州信不也是那樣寫的麼？

『還幸虧妹妹的大力！』我轉身向妹妹致謝。妹妹很不好意思地說：『信是她寫給你的，謝我做什麼！』我注意著妹妹忽然低頭含羞，可是不由自主地還說：『妹妹，只當是你寫給我的信，我就高興看了。』

停一會，她招頭看見我還站在面前，不禁微微一笑，趕緊以手揮我，並且柔聲地說：『時候不早了！……』

(六)

到家亦不願問有無來信。時候確是不早了，祖母已經睡了。我輕輕走進房去，祖母却並未熟

睡，還問我遊惠山遊得怎樣。

早晨起牀，我知道一定得看見那封信了。無論事情怎樣，我得鼓著勇氣去臨陣。走到書房裏，洋漆桌上，果然放著一個淡綠色的洋信封，背面清清楚楚刻著蘇州郵局的戳記。震顫的手，拿小刀慢慢地拆開了信，抽出張布紋箋來。信紙折得很整齊。淡藍的墨水，寫在潔白的信箋上，是何等的和諧。

拿著信箋我還想她該怎樣稱呼呢！她也許寫什麼『明權表兄大人』等字樣吧！這樣稱呼最討厭了！幸而慧妹寫的是明哥，那還覺得親近些。哥字比兄字親近得多了，因為芝妹從不拿兄字稱呼我。我呢，我幾乎不說芝妹而說妹妹了。

信總于要看的。庭前的花草含著朝露，晨曦漸漸地偷進屋來，我倚著書桌看信，曾不關心枝頭鳥語。

『明哥英鑒：兩奉賜書，勸導殷殷，厚誼深情，寧不知感頌？吾哥將有遊美之行，比維學識日

豐，見聞益廣，爲頌。自慚駑馬之才，不堪深造，幸卒業於中校，秋後滿擬服務母校，承歡重闈，乃蒙吾哥與芝姊諄諄勸誡，慚悚之餘，敢不知勉。尚祈不吝珠玉，隨時有以見教，幸甚。溽暑悶熱，諸希珍攝。卽頌文祉不盡，並叩太姨母大人萬福全安。

『慧娟』

這樣一封信，虧得慧妹寫的，這是我讀完信後第一個感想。天氣真個悶熱，清早就這樣令人不爽快。難爲慧妹揮汗寫這樣工整的字，寫這樣破天荒的信。寫信確是一件難事，有人簡直認爲信是一種藝術。這封信當然比我去的信還要難寫得多。但是慧妹信筆寫來，既不平淡無味，且多誠摯之詞。慧妹啊！我不配向你有什麼要求！我的要求，你竟答應，更使我不安了！

這封信代表著什麼呢？——代表著我侵犯人家神聖的自由的罪狀！我本同慧妹不相熟，慧妹又何嘗認識我呢！硬要把我們拉在一起，自然是不應該承認的。我竟無充分的勇氣，因循至今，這無異於我心硬要慧妹來做我未來的伴侶！我們本來沒有通過信，我們本來不想通信。我縱不曉得自慚形穢，我又豈甘同我爲伍！我竟侵犯了她神聖的自由，強迫要求她同我通信。她的自

由竟受了我的侵犯，那我犯的罪已經成立。我又怎樣纔能懺悔呢？唉！縱有什麼嚴刑重罰也減輕不了我的罪名！唉！除非布紋的信箋上織就了『願意』的字樣，我決難自欺欺人相信這封信並不是我侵犯了她的自由的狀證！不自然的終於是不自然了，何況是哀的美敦書換來的代價呢！

後來我又再三看蘇州的來信，我又找出我寫去的信稿來對照着看。我漸漸覺得慧妹的信並不像我理想的那樣不自然。我覺得我寫去的信確是十分生硬，但是慧妹的來函句句都表現著純摯的情感真誠的態度。

我早夢到接蘇州的信了，但是來信字蹟秀麗，文筆清暢，遠勝於夢中所見。我現在相信夢中實現的還帶著幾分隱藏。假使夢想的過於好了，恐怕要令人疑心到這是不可能呢。

•  
•  
•

芝妹好久不來了。有一次她却領着一個不相識的女朋友來到我家。芝妹獨自走到我面前，低聲附耳說道：『蘇州的慧妹妹來了。』矇矓恍惚，正在出神，芝妹却已牽著穿粉紅衣裙的女子蹣跚來遲。一陣香風吹來，不知是茉莉花香還是芝蘭花香。慧妹好像同芝妹一般高矮，一般身材，纖

腰柔態，一般嫵媚。慧妹究竟羞答答地，還披著珠羅紗呢。我看不清桃花泛紅的嫩顏，也找不到秋水爲神的眼珠。嬌笑的酒靨，愛神正在活潑潑地舞著，然而終於不讓俗眼偷看了。芝妹伸出纖手來握我的手，我樂意地輕輕握著。我一時想不起她爲什麼同我握手，但這也是我們少有的機會。平常我們暢談，我們說笑，甚至於久別初見充滿了說不盡的愉快，或是甫聚卽別含蓄著寫不出的相思，我們很少握過手，因爲彼此神往，再也想不到作任何形式上之表示。然而芝妹同我握手呢，彼此的接觸何等的親熱啊！芝妹却又遞給我一只纖手，原來已經溫熱了的手却慢慢縮了回去。這一次我還是輕輕握著，然而芝妹却不像剛纔那樣親熱了。很不自然地兩手接觸著，芝妹的手微弱得不可盈握，我縱要表示我的親熱，也不敢緊緊地去握。兩手都在震顫着，漸漸地慢慢地向後退縮。手掌距離得遠了，指頭將要分散了，親熱的片刻已經要告結束。忽然溫熱的雙手——唉！這纔是芝妹的玉手呢！——突如其來地把微弱震顫將要解脫的雙手握在一起。耳邊聽見柔聲說：『蘇州的慧妹來了呢！我如夢初醒，心裏想原來如此，同時覺得手不自然地緊握在一起非常難過，就鹵莽地抽開被束縛的手來。』

手打在牀欄上，用力過猛，有些腫痛。我不由自主地歎了一聲：『原來如此！』

祖母正在看荷花，見我今天起來特別的早，同我說天氣又不大熱，怎樣還不晚些起牀呢。我只回答睡不著了。祖母每天清晨起得很早，這兩天盆荷正盛開，她趁著晨曦初昇炎威未降，瓣瓣滿承著朝露，荷錢散齊著明珠的時候，未飽吸些清氣。

書房裏放著的茉莉花，比荷香格外觸鼻。但是倒在籐榻裏的我，却正在輾轉籌思呢。茉莉啊！你又何苦惹我！

假使事情不是像現在事樣，假使我們不致於『還是像從前一樣』——換一句說，假使我們可以得到我們的自由，我相信我們彼此的情感決不甘心得到這樣一個歸宿。啊！妹妹啊！最自然的事終于沒有實現啊！

我竟大膽地想我們任何方面都十分願意讓愛神把我們融和在一起。我們比較漠不相識的人親近得多得多了，又況我們彼此的滿意毫無絲毫的疑義呢！啊！事實是這樣！我癡想我們彼



此的滿意有一向的情感可以證明，以為就得到了保障。然而一誤再誤，終至於此，木已成舟，豈能再有變更！

又一轉念，則親愛的芝妹，依然還可以做我崇拜的對象。芝妹啊！你還可以讓我崇拜你麼？這個疑問我不須問了，我自己這樣安慰吧！這種為愛之故而愛，多麼高尚，多麼純潔，多麼真摯——我想到這裏不禁熱烈的情感迫著我說——這樣高尚的愛純潔的愛真摯的愛還是可以有還是應該有。

我終於要愛芝妹的，因為我一向愛了芝妹，芝妹亦值得我的愛。我誠懇地祝禱芝妹將來有更圓滿更豐富的生活吧。

唉！芝妹怎樣的待我！她關心我的事何一至於此！她同慧妹締交，為慧妹前途著想，無非爲了我這個不知好歹的哥哥。我同慧妹通信全靠芝妹的促成，通信縱不是十分自然的事，芝妹的善意，我豈就忘了麼！芝妹不是手牽手帶著一個珠紗的女子麼？她不是介紹給我『蘇州的慧妹』麼？她不是一手牽著我的手，一手牽著她的手，讓我同慧妹攜手麼？雙手緊緊握著兩只逢巧在一起

震顫著的手的又不是芝妹麼？唉！芝妹啊！我真同慧妹結了婚了麼？你是我們的介紹人麼？你是我們的證婚人麼？

噯呀，這豈不是真的麼？這難道是夢麼？夢難道不是真的麼？

祖母正送雞蛋來給我吃，怕我起早了餓，我却脫口而出地問

「我結婚是請芝妹來攙新娘麼？」

祖母微笑說：

「癡孩子，誰讓你要東延西挨，不然喜事夏天早辦完了。」

我纔覺得說錯了話，但是祖母接着又說：

「明兒啊！你一向聽我說話的，冬天你可千萬要早早回來纔好……」

也許我當時腦經裏充滿著芝妹來攙新娘的癡念，似乎對於祖母的話默認了，因為我祇低頭看著一對半生不熟的嫩雞蛋，一句話也不說。

(七)

幾天以後我的書桌上放著一篇——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篇小說。這是破題兒第一遭的嘗試，因為篇幅不長，我就算是試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沒有管怎樣算是文藝什麼叫做技術，我胡亂塗了一些，本來也用不著分清楚是寫實派浪漫派還是自然主義。定好了格句，照定了公式做去，我下筆之先從未夢想及此。本來這是我自己寫給自己看的，縱有大文學家大批評家也不勞他們費神來嘲罵我。

小說的名字最難題了。有些人題好了名字再寫，以為自然沒有什麼困難，小說的內容依著名題做去，好像不會有越出範圍的危險。可是信筆寫去，也許心血來潮，就寫一個亂七八糟，又怎樣好合題呢！

茉莉花啊！香幽色澹的茉莉花啊！花香何怎樣的多情好吧，我辜負了花香，我就索性借重你的名字就定見了。但是茉莉啊！你可別忘記了你的好友——芝蘭！

茉莉

當晨曦未昇朝露猶濕，蔚藍色的天空不像薄暮時節落日薰染得斑斕的雲彩那樣鮮豔，但是一片澄碧，足使心曠神怡，靜得胸襟像洗過了涼水浴一般。新鮮的空氣，也纔浴過似的一陣陣的香氣，順著和煦的清風送進鼻孔送到唇邊。這不是芝蘭香麼？但是這並不像我平常聞見的。這樣的奇香，縱不是芝蘭，該也是芝蘭的好友吧。香國原是無邊無垠的。有芝蘭之香，還許附著別的香國之草呢！茉莉花啊！原來是你，你帶著芝蘭之香呢。我到底也覺得你的香氣了。你纔是芝蘭的化身呢，我焉得不愛你。

我原是一個潦倒的書生，偶於雲淡風輕之晨，賞此香黯色澹的花，何等的榮幸啊！花香不住地吹來，不由我不愛你，更不由我不愛你的花神——香國的王。茉莉啊！我愛你吧，我終於不能忘記你的伴侶啊！

## 二

炎夏悶熱，好難過的天氣！昏昏沉沉，不覺到了山窮水盡的一個所在。滿處是花香，花叢

中密密層層堆砌著梅粧。原來是梅園呢，梅花却早已盛開了。大膽地進了迷宮，到茉莉花園簇擁著芝蘭的中心。好素淨的梅粧，好潔白的茉莉，一片玉屑裏襯著這般幽雅而可愛的芝蘭。這纔是芝蘭的玉宇瓊宮呢！泥濁的凡間本不配有你！玉宇瓊宮終於不能進去，只此白玉砌成的牆翡翠鑲好的瓦已經是香國的芳澤了。

從花王的素心裏冉冉上昇的一個霓裳飄舞的綽約仙子。我趕緊躬身下拜，因為仙子是我一向崇拜的對象。她是我靈魂的主使，我怎樣能不拜倒呢？我不敢輕易抬頭，但聞得一縷奇香，舉目看時則見一只玉蝴蝶已飛到面前。蝴蝶吃了驚，連忙鑽進一朵嬌嫩的茉莉花去。茉莉花頓時就放出芝蘭的香來。花王啊！這都是你的寵賜啊！霓裳仙子不知那樣去了，只餘茉莉花簇擁著的花王帶著這般素淨的心，這般秀麗的容，這般幽雅的雪！

好嬌嫩的玉蝴蝶的香巢啊！你能跟我去麼？好高潔的雪國之王的寵物啊！好好睡著，不要再飛了！然而老梅樹好像在阻止我的去路呢，我得掙扎著從香國裏偷這個香巢。

茉莉花固然有了芝蘭的香味。在洋妃榻上翻身的時候，至少覺得從素心裏逃出來的

玉蝴蝶就要睡在這個新巢裏了。

三

似曾相識的她和我當遊螢紛飛涼風徐來的時候並坐在芭蕉樹旁，望着池塘裏偶而魚躍引起的水圈呆呆出神。彎彎的新月掛在水底的樹梢頭，向着我們微微張着嘴笑。有時水面皺紋格外多些，把月兒震蕩得幾乎笑歪了嘴。

無聊的我向我將來的愛人問：

「你愛什麼花香？」

她倒不加猶豫地說：「茉莉花香。」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爲什麼玉蝴蝶要飛進茉莉花去了。」我自言自語地說著。她嗤的笑了一聲。接著就說：

「那裏來的玉蝴蝶呢？是蜻蜓飛上玉搔頭吧！」

我好像還記得梅花裏著茉莉擁著的花王的玉宇瓊宮。我默默無言。

果然水面上蜻蜓聚著呢。這好像是夜雨的先鋒。燦爛的雲霞早不見了，新月也似乎有掩面歸休的倦意。涼風吹得芭蕉葉亂響。我們怕雨來打散，趁早走向屋去。

一陣陣的幽香親熱地迎接我們歸來。她不禁叫出了『好香好香，這不是茉莉花香麼！』  
「我含糊地說：『這好像是芝蘭香呢！』」

茉莉花究竟也是可愛的，因為他帶著芝蘭的香呢。多情的香國之王啊！謝謝你賜給茉莉花的玉蝴蝶！

四

我終忘不了芝蘭的香。每天清早我對著茉莉花徘徊憑賞的時候，我聞得到玉蝴蝶從芝蘭的素心裏帶來的餘香。花王啊！容我拜倒在你的面前。我願香的馥郁醉死了我，讓我化了玉蝴蝶補足你的素心。芝蘭啊！謝謝你的幽香，謝謝你的素心。你爲了我而愛及茉莉當作你的伴侶，割愛你的寵兒，我又怎樣纔能報你！我將永遠崇拜你的玉液瓊漿，我將永遠崇拜你的冰心弱質。我願意崇拜凡是你所心愛的人，我也願意喜歡所有愛你的人。

茉莉花香又被清風送來了，還帶著清幽的芝蘭之香。

(八)

七月初七的那天是我祖母的生辰，姑母同芝妹都來了。那天晝間吃麵，親戚族人來的倒也不少。我忙著張羅應酬，倒恨起煩俗的這樣瑣碎來。晚上客人散後，姑母叫了一桌素酒席來爲祖母壽，我們這時候倒覺得十分快樂。祖母講起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故事，我同芝妹還同小時候一樣呆呆地聽著。

席將散的時候，姑母問起我同慧妹通信的事來。我就據實回答說回信倒是寫來了。祖母好像不知道呢，也許是我沒有告訴祖母。聽她見了喜歡，高興地說：『你看我本來說慧小姐是很好，可是現在真也開通了……』姑母順口也說：『慧小姐真好，明兒好福氣呢。』接著又同祖母說：『娘不久也要做太婆了，這樣的好孫媳婦不是自己親眼去看那裏找得到！』

祖母好像還有不放心的意思，誠懇地問我說：『明兒，你可不要不聽我的話，喜事一定要辦



了。』姑母也是這樣的勸我。我再三思量，誠恐拂老人家的慈心，又只好默默無言。

妹妹今天住在我家了。這是近來不常有的事情，並且以後恐怕格外不會發生了。當此乞巧良辰，妹妹也不喜歡那些穿針的故事。芝妹惦念著要看慧妹的來信，我拿給她看了。我又告訴她半個月以來還沒有回覆呢。她怪我爲什麼這樣久不覆。我笑著回答：『沒有話說又怎樣呢！』接著我又同妹妹說：『你以後替我寫信吧！』說話的時候我雙目注視著妹妹，妹妹也不作聲。隔了一會，她忽然熱誠地說：『爲明哥面上……能盡力之處無不盡力……』

我故意問妹妹：『芝蘭花香還是茉莉花香？』她說：『兩種香也很難比較的。』轉眼看見了盆裏的茉莉花，她指著說：『你聞這也是很香的。』我故作憨笑地說：『茉莉花的香好像從芝蘭花那裏偷來的呢。』妹妹可真莫明其妙了。

妹妹看著茉莉的小說，有時候好像十分局促不安。看她低頭的羞態，就知道雙頰早飛紅了。她終於看完了『茉莉花……還帶著清幽的芝蘭之香。』我很不知趣地問：『你看這篇怎樣？』妹妹

只低聲同我說：『我看不懂的！』

妹妹爲什麼告訴我看不懂呢？我即刻明白了。我也不再問了。

我覺得同妹妹格外親近了，因爲今夜妹妹就要住在我的家裏。萬籟寂靜裏，除了秋虫的唧唧，也聽不見什麼鵲橋邊的私語，心房的震動自己覺得十分清楚。好一種奇異的感覺啊！

妹妹同姑母在裏房安息著呢，這不須入夢！我將永遠睜開了眼睛，防止一切惡魔的侵入。我甚至於願意終身在房門口把住，斷絕一切交通，省得我親愛的妹妹離開我依戀的故巢。

好自私的我啊！這難道就是香巢麼？這難道就是香國麼？好不自量的我啊！  
夢神終於領我到花香深處了，我不再呆呆守著。

我到了一個香草叢生的池塘，水面鋪著一層軟草篇成的薄蓆。我走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蓆孔裏漏過的彎彎新月。一個裹著粉紅輕紗的女子蓆水坐著。真也奇怪，飄舞的衣裙絲毫沾不著透過蓆孔的池水。等到我走近跟前，我不由自主地順著她指的方向，仰頭看萬里無雲的澄碧

的天空上的一彎新月。水面的和風吹過一陣陣的幽香。是蘭澤的芬芳呢，還是愛人的呼吸，我終於辨不清楚了。

披著粉紅輕紗的是誰呢？我不屑分辨。從她的後影，從她的姿態，從她飄飄若仙的神情，我還能認錯麼？她是新從清幽的明月裏下來作一度的盤桓呢？還是正被蘭澤的羣香簇擁著要升到澄碧的茫茫裏另外化作一顆嬌小的明星來點綴這個萬里無雲的天空？無論怎樣，我不敢妄加臆斷，我不敢驚亂她神聖高尚的使命。

不知怎樣我離開了這個幽香清遠的仙界。紅日早已東昇了，我還不甘輕易離開這個夢境的回憶。

妹妹就要回家了。再隔幾天我又要北行。總之這次妹妹離了我家，不會就來，要再來的時候，我早不在家了。等到冬天，妹妹早已出閣，我也不久就要辦什麼終身大事。唉！那時候縱再見面，情形大變，再像現在這樣一般還帶些孩氣時的歡聚，就難了。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重要的離別紀念。

日，我只恐怕時候過得太快，失掉這最後一刻兒時遺下來的歡樂。我們現在勉強還算是小孩子呢，我決不願意妹妹就離開我的家園。

姑母要走了，我苦苦留著妹妹。妹妹要跟著姑母走呢，我覺得十分委曲。後來我索性同姑母說我要妹妹多留一會呢，姑母倒答應了。

妹妹是我留下來的，我當然要預備怎樣款待我的妹妹。我們坐在書房裏，我拿了些新近搜集的照相給她看。我又讓她檢了幾張小照相作我臨別的贈品。但是我總不敢提到離別的話，我更不忍明明白白提醒妹妹再見時的情形。也許妹妹出關後我們就要感到隔膜，這是最可慮的事情。那時候不能再像從前一樣了，不能再像現在一樣了，我不敢預想。也許我們因為如此格外親熱了，但這也是不應該奢望的。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我們不因此而致於十分疏遠。我們可以有一種更純潔更高尚的愛。那時候她真成了我的親妹妹，我真成了她的親哥哥，我們永遠親愛著。相對默默，不知是沒有話講，還是有話說不出。紅日不肯輕易離開大地呢，放出異樣的光彩來，染得遍天燦爛。我們看見燦爛的雲霞，格外覺得紅日臨別的依戀。我們彼此格外了解了，我們

縱默默無言，我們的心靈好像有同樣的感覺，因為我們一同看到落日的依依不捨。

送妹妹上車的時候，我感覺到一塊光芒奪目的寶石就要從我掌握中永遠逃走時的悲哀。好像傍著香花生長的一棵小草，香花就要移供到紫檀座上去，小草失掉了依戀，只癡想香花那裏飛來的蝴蝶還能不時帶些遺澤來賞賜這棵可憐的小草。

(九)

妹妹在我家的時候又勸過我寫信給慧妹，我想時候隔了這樣久，也該寫回信了。提起筆來正在籌思怎樣措詞還沒有寫的時候，心坎裏深深印著並且時而現到腦海的只是妹妹勸我寫信的熱忱。她這樣的愛慧妹，我又豈不知道她的好意呢。

表現愛情，原來還可以有直接間接兩種方法，這是妹妹發明的吧。她愛及慧妹，關心到我們的將來，難虧她這樣爲我着想！我呢，我只癡願妹妹將來有更豐富的生活更滿意的家庭，我却也沒有去盡我半點微薄的努力促進妹妹永久的幸福，我真是妹妹的罪人啊！

忽然一個念頭轉到心頭。妹妹不是要到一個新家庭去了麼？一個文雅的韻士就要供奉這

朵香花。可是香花供奉在紫檀座上，還讓不讓凡夫俗子去禮拜呢？記得祖母同我講過一個故事：在城隍廟裏有一個貴家小姐買了許多香燭去燒香。僕從們把香燭點好了，一個緊跑要錢的老乞婦，很不知趣地就趕過去噓頭，以致這位小姐因為功德全被乞婦搶去，大怒之下。唉！我也難免不被人驅逐啊！我固不應該像現在一樣愛妹妹了！我只可以當她是我的親妹妹，然後像小時候一樣地去愛她。這樣是可以的，但是我總覺得近來我們彼此的情感，不是那樣簡單。複雜綜合的。終於要經過一番淘汰，經過一番澄清了！我們再回到純潔的天真爛熳的情境罷！

妹妹愛慧妹呢，我也想法去結交妹妹將來的伴侶吧。這樣我們彼此可以表示相互間更密切的關係。人固可以為愛情而犧牲的，我不能時時刻刻供奉著香花，我就盡我的力去求灌溉的人多加愛護，就是我唯一的安慰了。

有一天本地在中學以上讀書的同學預備組織一個研究學術的會社。我也列席，因此認得了許多同鄉。聽說妹妹將來的伴侶，也是一個會員，今天却因事未到。我想他假使到會，我因為妹

妹的緣故。一定很願意同他談話的。以後我若能盡我的力去幫助他於萬一，更是我所心願的。可惜今天他沒有到，但是我們不久可以結識的，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安慰。

開完了會回家，看見祖母露著很不快意的神氣。不等到我問，她遞給我一張紙看。通知單是蘇州張家的報喪條子，原來太姨母忽然無病逝世。白頭妹妹，格外情深，自然悲痛異常，我也想不出什麼話去安慰祖母。

呆了一會。祖母看見我還拿著通知單呆著，提醒我說：「你可預備明天去吊喪吧！」

早晨匆匆搭車到蘇州去。蘇州我從沒有去過，路徑一點也不熟。幸虧車上碰到一個蘇州人，他告訴我洋車可以直到那裏，我纔放心。車錢的多少，我也幸而預先打聽了，沒有吃多大的虧。車輪軋了好久，纔到我所要找的一所房屋門前。門口繫著白布的綵子，一望而知是喪事人家。我遞了片子，一個僕人進去了好久纔出來問我：「你就是無錫的吳少爺麼？」我點了點頭。僕從們都很詫異地看著我。

前面遠遠望得見靈幃，就有幾個穿麻白衣裳戴一樑冠的出來迎接。他們同我差不多年紀，一望而知是我的表兄弟們了。我一直走到靈幃那裏，深深拜了四拜，匍匐著的孝子們向我謝禮，嚇得我滿臉通紅。這些都是我的表伯叔們，內中還有慧妹的父親呢。

好一片淒慘的哭聲。白孝慢上隱約露著些黑影。唉！我辨不出那一個是她的倩影，我分不清那一陣是她的哀音！慧妹是她祖母所最鍾愛的，最淒傷的該是她的哭聲吧！唉！我沒有得機會同她笑語，怎樣倒先聽她的哭聲呢！好不幸的小鳥啊！怎樣就離開祖母的慈懷！我不禁暗中流淚。

這樣一片悲慘世界，我何以堪！匆匆告別，也無心去遊什麼姑蘇名勝，就一逕到了車站。我不是要見慧妹麼？怎樣就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一轉念，慧妹正在傷悲，又何暇同我周旋？好不知趣的我啊！我本來知道我們縱然見面，也沒有功夫多談，所以早就須備了一封信，打算親手遞給慧妹。夢想不能實現了，還只得煩勞郵差吧！原來信是這樣寫的：

### 「慧妹哀鑒：

芝蘭與茉莉 後篇



驚聞噩耗，痛心無已！吾妹驟失庇廕，當更悲切！明深自愧恨，未能早登堂拜謁，今也徒對靈幃而興哀思，能無孺慕之依依耶？太姨母跨鶴西逝，早登極樂，原無遺憾，望吾妹勿過於哀痛。

秋後家居，以侍重闈，吾妹實有純孝之至誠，而明謬以就學爲勸，全不知風燭殘年，侍奉無日，追思前議，悔無可及。今竟如此，吾妹求學自無牽掛，然此豈吾所忍言者耶？

聞耗之下，家祖母哀痛彌甚，白髮姊妹，相感殊深也。家祖母以吾妹向依太姨母，頗以爲念。我祖母猶汝祖母也，吾妹或以此慰哀思於萬一乎？

匆促申唁，於禮不周。諸希督照，不盡縷縷。卽頌孝履。

『明留言』

原信本擬親手遞送，所以沒有封固，我在車站從新看了一遍，又在信後加了幾句：

『望靈幃而生悲，聞哀聲以懷想，未得親呈寸箋，只得仍煩綠衣人矣！』

蘇州車站明補誌

傍晚到家以後，我把太姨母新喪，婚事自宜從緩的話同祖母說。祖母流淚著說：『這自然不能辦了！你姨婆最愛慧小姐了，眼巴巴就快有孫女婿，只差幾個月的功夫，竟不讓她老人家快快活活地熱鬧一場！』接著祖母歎息著說了好幾遍：『喜事辦不成了！』我知道她爲了這一層實在很不稱心。祖母本來正在傷心，並且太姨母這樣驟然仙逝，着實觸動了她的心境。她便悽慘地說：『好，以後你出洋回來再辦，也總不在我眼裏了！』說罷祖母兀自流淚。

我趕緊安慰祖母說：『請老人家不要擔心，喜事縱不辦，慧妹不久就可以到你老人家跟前來的。我出了洋，她會來陪伴你的。她從小沒有了娘，依着太姨母，現在太姨母過世了，可憐的小鳥，自然會飛到你老人家庇蔭之下來的。請你老人家放心吧。』

祖母就說：『慧小姐倒也真好，可是癡孩子你想人家沒有過門的小姐怎樣就會來陪伴我這個老太婆呢！』

我祇回答：『不要緊，不要緊，離了慈懷的小鳥，就要飛到這裏來了。』

(十)

今天半夜就要離開我親愛的家鄉，重新北上。回顧一暑假裏享受了多享受不到的樂趣，經過了多少奇異古怪的幻想。我同慧妹的婚事總算解決了。我們好像認識些。我們不致於草率舉行那種滑稽的婚禮。衰老的慈烏，同失依的小雛，就可以合在一起，補足一切的缺憾。

芝妹還是我所愛的。我們居然發明了一種新的方式。芝妹在關心慧妹呢，我也想採用她的方法。這樣我們無意之中把不規則放著的兩隻三角的鋒芒，完全裹住，而重重疊疊地放在一起。也許可以射出異樣的光彩來。芝妹就要成爲光彩彙集的交點了。我只希望偶而五彩的虹霓還能射到我的跟前。

我們覺得格外親熱了，因爲我們預料著一種更完美純摯的愛就要永遠像空氣一般隔離著我們。只此一層的隔離，我們十分親熱，我們格外親熱。

我愛香花，我希望供花的人加意愛護。我還不忘香花，我希望時常有蝴蝶飛過帶著餘香賜給一向傍著香花生長的小草。

祖母說：『你昨天到蘇州跑了一趟，今晚又要動身，太辛苦了。姑母家就不必去辭行了吧！』但是我不肯聽祖母的話，終於去了。

姑母慇懃地款待我，妹妹還問我今天冬天幾時回來。我把喜事停辦一節同姑母說了，姑母說：『依理也是不能辦了。』我接著高興地說：『所以我晚婚的目的終於達到了。』妹妹聽著，好像露出欣羨而又怪我不該譏笑她的神氣。

姑母去招待新來的女客，只有妹妹伴著我。妹妹因我去國在即，勸我冬天回來一行。我只把大概不同的話答她。妹妹同我一起吃點心，我覺得別有滋味。這不久就要成離別的回憶了。我巴不得儘量地享受這片刻的快慰。我們就要離別了，我們再見不知作何感想！

充滿著情緒，也找不出話來閒談。妹妹把新近一個女朋友同她照的小照相給我看。妹妹立了一個池畔，玲瓏的假山石做著背景。我欣賞一回，就預備慢慢收藏起來。我說：『妹妹，這總要送我了吧！』妹妹也不作聲。

行色匆匆，百忙中趕來，我祇是爲著要看見我兒時的妹妹最後一面。不久她要出關了，冬天

即便回來相見別有不同了。這是我們孩兒時代永別前的一刻了。我又無法同妹妹申述我這點癡念。我只覺得這個離別比無論那一個離別更爲悽慘啊！成人的悲哀啊！

我滿心想同妹妹說：『今天我特地來看你的！』但是我一再要說，總沒有說出口來。我想我就要走了，讓妹妹送我的時候再同妹妹說吧。妹妹聽說我就要走，竭力留我。我默默坐了一會，又要告辭。妹妹忽然想起剛纔的小照相來。她說照得不大好，等有好的再送你吧。不知怎樣神使鬼差，竟讓我遞還妹妹。其實照相又豈在好壞呢！我後悔不止！

妹妹還希望留我片刻，讓她叫人去告訴姑母一聲。姑母果然來了。姑母像每年一樣聲聲珍重送我到門口，妹妹也跟著。我要同妹妹說的話無從說了。我只默默唸著：『妹妹，我今天特地來看你的。』

我頭也不回地向前走，我覺得姑母同妹妹還在目送我呢。轉灣要到大街上了，我再回頭望去，一條寂無行人的街道旁邊，遠遠似乎還有人影啊！再也不能經過今日的離別了！

『今晚車走，月亮倒好，這是妹妹同我說的話。夜間臨別的時候，祖母有許多叮囑咐。祖母望著明月歎息著說：『月兒又圓了。』我說：『我什麼這般皎潔，這般淒涼！』祖母說：『明兒啊！在車上好好睡息，不要貪看月兒。』』

汽笛嗚嗚聲響，就要載我離開我的家鄉。最可怕的是滿口噴著火煙的怪物了！我每次離家的時候總是這樣想。

車輪軋軋，引起我千思萬慮。不自然的事終於不自然了。不自然的事只好任其自然了！這種解決的方法，可以算是解決了麼？神聖的愛情豈是這樣隨便調撥的麼？無勇氣的我啊！不澈底的我啊！這些終於是我的罪過啊！

我恨不得投進燒得通紅的煙囪裏去化成流液，我恨不得飛出窗外讓向後退縮的黑暗帶我到虛無漂渺之鄉。我終於是懦者啊！我怕懼已往種種的回憶，我疑慮以後種種的預望！

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是要解決的。解決得滿意，總算解決了。解決得十分不滿意，也應該鼓舞

英勇氣去承受一切，這樣，不能解決的問題，也算解決了。

月兒圓得有趣，怎麼不像剛纔那樣悽慘了。月兒藏到雲霧彌滿裏，格外令人感到月光的皎潔。月兒不肯分散了鑽出來呢，月兒願意整個的被雲霧遮蓋著，因為她知道經過一番打擊，經過一番努力，就要格外圓滿，格外皎潔。